**辛亥临安起义**

**李增耀　冉柳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在西南率先响应。10月27日，张文光等发动腾越起义，成立滇西军都督府。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蔡锷、唐继尧等发动重九起义，11月1日，在五华山成立云南军都督府。在滇南建水，赵复祥、朱朝瑛等于11月1日夜发动了临安起义。

**一、新军、民军共谋举事**

　　临安（建水），是滇南重镇，是临安府治和建水县治驻地，同时设有临元澄江镇总兵官，总兵春夏驻临安，秋冬驻蒙自。

　　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1902年，云南开始建立新式陆军，1908年编成暂编陆军第１９镇（师），1909年设镇成编，下辖３７、３８两协（旅），每协辖二标（团）。３８协７５标驻临安，标统罗鸿逵，下辖3营，第１、第２营驻城外南校场，第３营驻城外北校场。第１营管带张韬，第２营管带张荣魁，第３营管带赵瑞寿。

　　临安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为新军教练官赵复祥、临安富商朱朝瑛、临安府城警察局巡官徐维新。

　　新军７５标教练赵复祥，字凤喈，一字凤阶。后为避袁世凯通缉，更名又新。云南顺宁（今凤庆）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官，后到新军７５标任教练官。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赵复祥即与新军队官何海清、盛荣超秘密商议发动起义，但感到力量单薄，没敢轻动。赵复祥认为临安本地富商朱朝瑛在当地有名望，具有号召力，加之朱当时正受广东陆军２５镇统制龙济光指派在临安招募新兵3营，调往广东补充龙的军队，已经招募到400余人，编为2个营，分驻在临安城四城楼及观音仓等处。赵复祥认为一旦朱朝瑛愿意加入革命，朱的这部分民军便是一支力量，但不知道朱朝瑛态度如何。赵复祥与何海清、盛荣超商议，决定以匿名信的形式试探一下，于是用婉转的语言给朱朝瑛写了一封匿名信，让人送到朱府。

　　朱朝瑛，字渭卿，建水县城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乡试，未中举人，列为副榜，授广东补用道。其祖父朱广福到个旧开采锡矿，从此发迹，开办朱恒泰商号。至朱朝瑛父辈时，朱恒泰已发展为临安首富，在蒙自设立总号，在昆明、个旧、建水、香港等地设有分号。除经营大锡外，还兼营棉纱、布匹、日用百货进出口，同时贩卖鸦片，成为滇南八大商号之一。此时，朱朝瑛子承父业，成为朱恒泰的掌门人。1903年周云祥起义，因朱朝瑛曾资助周云祥而受到牵连，周云祥起义失败后朱朝瑛出走，先到重庆，后到日本游学，回国后到广西开办锡厂，后来又去投奔吉林巡抚朱家宝，得到朱的重用，后朱调任安徽巡抚，朱朝瑛亦随朱家宝到安徽，朱朝瑛被委办督练公所，后升任道府盐运使，二品封典。1909年其母60大寿，告假回乡为母拜寿。这时，时任广东陆军25镇统制的临安府蒙自县代理纳更土司龙济光，指派朱朝瑛在家乡招募3营新兵，用以补充自己的军队，此时，已招募到400余人，编成2营，正在训练，由张禄、邓云广任管带。

　　临安警察局巡官徐维新，胸怀大志，素有革命思想，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劝说朱朝瑛利用手中掌握的这支队伍，响应起义，光复中华。朱朝瑛感觉力量不足，未能决断。正在此时，建水籍的广东军官佴致中告假回乡，来到朱府，朱就此事征求佴的意见，佴说广东不必去了，新兵无妨继续招练，等待时机。佴致中同时告知朱朝瑛自己回乡时取道越南，在海防鸿安客栈碰到被革职的道员李兆麟，李告知海防有革命党机关，已经派人到云南发动革命，云南新军内部有革命党人。交谈中，朱朝瑛对佴致中说，本月初曾经收到匿名信，婉转劝自己不要去广东，暗示革命之意。朱还将信取出让佴看，看后两人考虑如何回信，但因是匿名信无法回复，佴想出一策，拟出一张广告，言明信收悉，在城头张贴，亦不署名，来信人看到便能意会，主动找上门来。但这样做时间上可能来不及。

　　10月31日，朱朝瑛最先得到昆明重九起义成功的消息，当徐维新来到家中时，朱对他说昆明已经起义，徐听了十分兴奋，当即就说：“那我们今晚就起义！”朱说：“今晚来不及，明天吧！”两人商定以保城为名，由府署领出枪械，先占领四城门，然后联络南校场的新军，宣布起义。这时，佴致中、朱朝玟（朱朝瑛堂弟）来到朱家，也都赞同这一计划。可是怎么与新军联络呢？朱朝瑛想到前一段时间在与新军军官吴传声、李镜明接触时，交谈中虽未明说，但感觉到他们是革命党人。于是，朱朝瑛让徐维新去探听，请他们来商量。但这时已是深夜12点，城门已经关闭，出不去。

　　第二天，徐维新与朱朝玟（朱朝瑛堂弟）来到与新军接触较多的韩璋家中。韩是同盟会员，与新军革命党人有联系。刚坐下没谈多久，徐维新要找的新军队官吴传声便来找韩璋，急匆匆地说：“我们今天就要退伍交枪了。”原来，为了防止新军异动，云贵总督李经羲下令，新军各营目兵退伍，目的在于让新军各营排以下军官离去，群龙无首，难以统率。如果一旦交枪退伍也就没有机会了，吴传声十分感慨。徐维新告诉他昆明已经起义成功，吴传声听了十分高兴，说：“太好啦！我们明天赶到昆明去。”徐维新看到吴传声如此态度，就对他说：“早就听说你素有大志，为何不在临安起义呢？”吴传声说：“好！好！然而干起来有困难。”吴传声表明他们营的管带以及标统都很顽固，虽然有几个人，但力量太少，如果城里民军统领朱朝瑛能够参加一起干，起义就有把握。徐维新说，朱朝瑛已经表示愿意参加革命，自己今天就是他让来找你们商量的。吴传声听了说：“这就太好了，咱们一起行动。”徐维新进一步鼓动：“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如果有意的话，我愿意开城迎接。”当即约定当晚10点钟行动，起义军准时入城，徐维新负责打开城门。

　　商议好后，徐维新、吴传声等分别离开韩璋的家。徐维新回到朱府，将与吴传声商定的情况向朱朝瑛报告。朱朝瑛立即派范嵩龄、王贻湘到四城楼向民军官兵部署，做好接应新军入城的准备。

　　吴传声回到营房，将与徐维新见面商议决定的计划向赵复祥做了汇报。赵复祥立即召集何海清、盛荣超，以及刚到军中见习的云南讲武堂特班毕业生商量，制订起义计划。计划首先由驻南校场的第１、第２营行动，先将两个管带杀掉，由何海清担任第１营管带，盛荣超担任第２营管带。10点钟部队准时开至城门，徐维新派人打开城门。起义军进入城内后，先占领标本部，领取子弹。第１营占据西面城墙，第２营负责占据东面和北面城墙。然后联络第３营前来参加，如果第３营反抗，则以武力迫其投诚。并且严格规定纪律，起义官兵必须严守纪律，违者正法。起义成功后，举赵复祥为正统领，朱朝瑛为副统领。

**二、讲武堂见习生成为起义中坚力量**

　　临安起义中有一支中坚力量，即云南讲武堂特班毕业生18人。正当赵复祥等人酝酿起义之时，云南讲武堂特班毕业生18人分配到７５标见习，这18位见习生的到来，增添了革命党人的力量，他们成了起义的骨干。朱朝瑛在临安光复后向云南军都督府呈报了一份《光复临安纪略》的报告，文中提及：“光复临安，讲武堂学生颇得力，惜忘其名，俟查。”这18位见习生中有一位名叫张绍楷（字仁镜）的，后来在云南军都督府参谋厅任二等副官，朱朝瑛的呈文首先递到了张绍楷的手中，张见到呈文中提到讲武堂见习生“颇得力”后非常感慨，并且见到文中提到“惜忘其名”，便在办文中写了一份补呈，详细描述了参与临安起义的经历过程，附于朱的呈文之后上报。呈文如下（括号内文字为作者加注）：

　　参谋厅二等副官张绍楷，签据临元镇朱朝瑛编呈《光复临安纪略》，内叙“讲武生颇为得力，惜忘其名，俟查。”副官即与讲武同仁在临举义，不能不将举义之同仁姓名，及光复临安之事略，补呈钧核。

　　窃副官于前清宣统三年八月份，由讲武特班毕业。时值武昌起义，知我滇时机已成熟，因与特班学生周志仁、杨体震、甘澍、沈宗周、李成桢、王树潘、张怀信、郑森、陈少平、吕克昌、李文采、郑育民、赵书瀚、王廷襄、段廷佑、赵逢源、李文采（原文重复）等18人，冒雨赴临标见习。密与赵教练官凤喈计划一切，因联络朱朝瑛，及第一、二营军官何海清、叶青山、吴哕鸾、李明镜等，并鼓吹各营目兵，议定九月十五日举义。因风潮太紧，罗（鸿逵）标统接清督电，即于十一日早，下令各营目兵退伍。副官（张绍楷自称）等判定省中起义情形已露，因分定任务：见习员（指特班毕业生）认攻营本部；军官等认集合目兵。即于十一日夜间十点钟举义，当将第一、二营管带及督队官击毙，同时罗标统闻风潜逃。副官等率队攻入临城，搬迁府署军饷军械，至十二日午前十时，临标第三营逼来投诚。至十三日，接得情报，防营孔繁琴督带三营防兵，前来反对。赵统领凤喈，将副官及周志仁、杨体震、吕志昌、段廷佐、沈宗周等，编入第二营，率队迎击。至破桠口鏖战，将孔防兵击败。乘夜追击将孔繁琴歼灭，前清关道龚心湛因之潜逃。

　　于十六日整军入蒙自，蒙民极表欢迎。此副官等光复临安之事略也。①

**三、临安光复**

　　11月1日晚上8时，新军第1、第2营首先发难，吴传声按计划派卫兵向第2营管带张荣魁报告，佯称民军邓云广带兵攻打营盘，在混乱中将张荣魁击毙。一营管带张韬见状连忙逃窜。何海清和盛荣超分别将两营官兵集中，宣布起义，并向官兵宣讲起义的意义和目的，让官兵了解革命的意义，拥护起义，参加革命。官兵一致拥护起义，高呼“革命万岁”。

　　两营义军于晚上10点钟按时来到临安城下，至南城门遭到少数顽固士兵抵抗。徐维新命令警士用大铁钳将城门铁锁扭开，义军直奔城内。义军首先围攻临安府署和75标标本部。得知事变，知府吴昌祀越墙逃走，标统罗鸿逵带着随员2人出走。在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义军占领了府署和标本部。临元镇署内有防营驻军，由管带张鼎甲统领，事先朱朝瑛已经派人与张联系，张表示同意革命，因而闭门按兵不动，没有发生冲突。义军补充枪弹后，迅速占领城墙布防。

　　驻北校场的第3营管带赵瑞寿是满族人，思想顽固，革命党人担心此人不能接受革命，起义前没有到该营活动，以免引起警觉。第一营起义后，管带张韬逃到第3营，与赵瑞寿商讨应对办法，商量半天拿不定主意。这时吴传声写了一封信让云南讲武堂见习生交给赵瑞寿，信中只有一句话：“全体反正，从违在君。”赵瑞寿不了解真相，认为士兵已全营哗变，眼看大势已去，便与张韬率全营投诚。其实，第3营中除送信的讲武堂见习生外，别无知情人。赵复祥认为赵瑞寿、张韬二人不是革命的同路人，担心留下来后生变，没有将二人留下，每人送了大洋1000元，礼送出境。

　　这样，革命党人兵不血刃光复滇南重镇临安，宣布起义成功。

　　11月2日早上，赵复祥、朱朝瑛、徐维新、吴传声、佴致中、朱朝玟、王贻湘、范嵩龄等人，在自治公所召集军民各界人士和自治议员开会，成立南防军政府。按革命党人原来计划，由赵复祥任都统，但这时赵复祥主动让贤，推举朱朝瑛担任都统，镇守临安，自己担任副都统，领兵进取蒙自。会议采纳赵复祥的意见，公推朱朝瑛、赵复祥为正副都统。南防军政府正式成立，电报云南省军都督府。同时，通电临安府属八州县和滇南的开化府（今文山）、广南府、普洱府、元江直隶厅、他郎厅（今墨江）等地，劝谕反正。

**四、应战破桠口**

　　驻蒙自的分巡临安开广兵备道道尹兼管关务（亦称蒙自关道）龚心湛得知临安起义消息后，一方面表面上接受蒙自中学堂监督李曰垓的建议赞同起义，并派李曰垓到临安与革命党人接触，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临安起义军。派督带孔繁琴率驻个旧的防营两营数百人由个旧经普雄进剿临安；令马文兴及已故总兵白金柱之子白映庚，招募回族武装由鸡街经面甸进剿临安；再调开广镇总兵夏文炳由开化驰援蒙自。

　　11月3日晚，孔繁琴率部进抵普雄，普雄距临安只有一天路程，孔部在普雄宿营，并将路过此地的临安马锅头李鸿宾的马帮封用，李立即出7元花银雇人连夜飞报临安义军。朱朝瑛、赵复祥得到情报后，先派新军一个排前去侦察，随后派邓云广、张禄、尚义德率民军迎战，刚到放马坪上面的围杆坡头，就看到孔部已达破桠口。双方接战，激烈交火，民军子弹不多，幸得新军运弹药支援。补充弹药后，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邓云广督率猛攻，一路由张禄带领迂回到玉屏山后，从侧面夹击。激战中防营主帅孔繁琴中弹负伤，由士兵抬着撤退，义军乘势而上，紧追不舍。这时新军第2营由管带盛荣超率领赶到，追歼逃敌。孔部逃至普雄，据守观音阁，义军将观音阁团团包围，清军不敌，缴械投降。普雄是由临安至个旧的交通要道，平常往来商队很多，故小镇上人家开有不少马店客栈。这时，孔繁琴正由士兵抬到一孔姓店中躲藏，义军将其搜出，当场击毙。

　　破桠口一战，义军以仅阵亡1人的代价大获全胜，一共毙敌50余名，俘敌30余名，缴获枪支40多支、子弹7000余发，起义军首战告捷。

**五、蒙自光复**

　　由鸡街方向而来的马兴文部进抵距临安城40余里的面甸，起义军先头部队在吴传声的率领下与敌遭遇，起义军仅一个中队，难以抵御。朱朝瑛与赵复祥商议，城中防营管带张鼎甲是回族，虽然同意革命，但担心一旦清军攻城其生变，故决定调张营出城，由张去劝说马兴文退兵，并委张为进攻蒙自的先锋，允诺一旦攻占蒙自便赏银一万两。张奉命率防营出城至面甸，向马兴文宣传推翻清政府，实行共和的革命道理，说服马兴文退兵而去。

　　临安开广道道尹龚心湛眼看派出的两路人马一路被歼，一路退兵，大势已去，于11月5日夜与临元镇总兵孔庆塘潜入法国驻蒙自领事府，寻求庇护。第二天凌晨，法领事伯玮电告河口副领事和驻越南老街公使，通报新军起义情况和龚心湛要求庇护情况，并请他们设法保护龚心湛逃往越南。随后，伯玮亲自率海关关警及滇越铁路公司蒙自工程处职员七八人，护送龚心湛和孔庆塘到黑龙潭火车站，乘火车逃往越南海防。守卫蒙自军装局的巡防营守兵劫快枪200余支逃往阿迷（今开远）、弥勒。蒙自已成为一座空城，既无官员，也无守兵，地方绅士只好自己来管理，急忙调集民团防兵5营守城。

　　11月6日，吴传声、张鼎甲率起义军到蒙自，县城各界悬旗反正。赵复祥随后率义军第1营和第3营进驻蒙自，受到蒙自各界欢迎，蒙自光复。

　　不久，省军都督府改临安开广道为蒙自道，委任赵复祥为蒙自关道，兼摄蒙自县政事；委任朱朝瑛为临元澄江镇总兵；委任王垂书为临安府府长。其余起义有功人员经报省军都督府核准，分别任命佴致中为一等参谋官，徐维新为二等参谋官，吴丹麟为军需官，范嵩龄为执事官，朱朝琼为军械官，王宪斌为书记官，朱朝玟为参谋官，邓云广、张禄为管带，尚义德为帮带等。

**六、个旧响应**

　　11月6日，个旧厅议事会议长朱朝瑾响应南防军政府通电，宣布反正。11月9日，个旧厅同知胡思义弃官逃走。不久，云南军都督府委任朱朝琛为个旧厅长，行使个旧地方行政管理权。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个旧招募民军3营，委任张和、钟文学、姜镇南为管带，并且将土匪何玉清枪毙，厂区匪盗被震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生产正常进行，数十万元的税收照常征收上缴。

**七、安抚四邻，滇南大定**

　　昆明重九起义和临安起义之后，各地州县官绅坐观时局，土匪盗贼乘机作乱，烧香结盟，蠢蠢欲动。南防军政府成立后，立即通电各州县，劝谕反正，并且派出李家祺、刘凤祥两人带兵两哨，到石屏、嶍峨（今峨山）、河西、宁州、浪广（今属江川）、新兴（今属玉溪）等州县剿匪安民。

　　石屏州的龙朋里，有巨匪龙向起，聚众百余人，拦路抢劫财物，李家祺率队前往围剿，战至下午5时将龙部土匪击溃，逃往森林之中。晚上侦察到土匪躲藏地方，连夜围攻，直至第二天天亮，才将匪首龙向起击毙，土匪群龙无首，四处逃散。

　　邻近龙朋里的嶍峨县，土匪图谋进攻县城，百姓一日数惊，知县得知起义军在龙朋里剿匪，便派专人到龙朋里，邀请义军入驻嶍峨县城，土匪才不敢轻举妄动，人民得以安宁。

　　浪广史春能与其侄儿史奴生，叔侄二人为匪，烧杀淫虐，无恶不作，为害地方，骚扰邻近各州县。朱朝瑛派李应祥、郭其恩就地设法解决，又派李家祺带兵追剿，云南都督下令招安，史春能无路可走，接受招安，率匪众百余人到昆明投降。

　　新兴县后裕乡的著名土匪王云章，胆大妄为，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场里强奸妇女，百姓十分痛恨。李家祺率军围剿，将王云章捕获，就地枪决。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父老乡亲沽酒宰牛犒劳义军。

　　经过起义军剿匪安民，石屏、通海、新兴、浪广、河西、宁州、嶍峨等州县社会稳定，官绅和民众拥护共和，庆祝新生。①

　　开化镇总兵夏文炳接到龚心湛的命令后，率防营西进，驰援蒙自，到达亚拉冲得知孔繁琴战死，即停止不前，观望等待。在开化的防营管带余树松、哨官吴镇南，因见夏文炳迟迟不响应，便在开化发动起义，知府石家铭自杀。夏文炳得知开化兵变，又得悉龚心湛外逃，便率队返回开化。6日，在开化宣布“率开化军民起义”。夏的附议虽然十分勉强，但云南军都督府仍然命他为开化镇总兵，借以稳定局势。

　　至此，滇南各属全部归服省军都督府，政局大定。

**八、蒙自兵变及赔偿**

　　（一）兵变

　　云南光复后，省军都督府即挥师北伐。赵复祥在蒙自招募新兵准备支援北伐，将新军由3营扩编为4营，新招士兵编为第4营，任命叶青山为第4营管带，营部设于吉安会馆。所募新兵绝大部分为原清军巡防营士兵，是一些兵痞，成分复杂，纪律松弛。这时响应省城起义的河口对汛督办许德芬为了支持省军都督府，将库存在河口的湖北协饷押解昆明，由滇越铁路火车运送，路经碧色寨火车站，赵复祥扣留了其中的20万两，准备用于军饷和犒劳参与临安起义的士兵，饷银存入道库。赵复祥对临安起义士兵论功行赏，第1、第2营先起义每人奖赏5元，第3营后来被迫响应，每人只奖3元，引起第3营士兵不满。加之新兵纪律松弛被老兵看不起，常常受老兵歧视，此时又传来开化兵变消息，人心混乱。这种情绪被队官李镇邦、上士龚裕和、徐国光等人所利用，他们暗中与城中民团管带李叔昌密谋叛乱，抢劫库银。12月3日早晨，都统部参谋梅志贻巡查街市，对第3营管带赵学礼出言不逊，引起老兵愤慨。李镇邦见有机可乘，便煽动闹事，当晚9时发动兵变。乱兵首先抢劫道库中的20万两饷银，砸开军械局夺取200多支快枪，继而抢劫商号洋行，蒙自城中大部分商号和外国洋行遭抢劫。

　　赵复祥无法控制局面，仓促出走河口。第二天，乱兵拥戴李镇邦为迤南防军司令，李叔昌为副司令。5日，李镇邦、李叔昌在西校场就职。

　　兵变发生后，法国驻蒙自领事伯玮十分恐慌，准备去越南，急调中越边境驻越法军，大有借口入侵之势。新军参谋朱朝玟得知这一情况后，担心发生外交事件，便只身前往领事府挽留，讲明省军都督府和南防军政府将会妥善处置动乱，让其不必担心。省军都督府亦与法国驻昆明领事交涉，表明蒙自兵变可以马上平息，法商损失事后可以商议赔偿，稳住了法驻蒙领事。

　　兵变发生后，省军都督府电令朱朝瑛前往处置，同时派军政部总长罗佩金及何国钧率李植生大队赶赴蒙自。朱朝瑛调驻个旧的新军张和、钟文学部，开到鸡街、大屯等重要关口布防。朱朝瑛率张禄第2营进蒙自城。6日，朱朝瑛及罗佩金先后到达蒙自，对叛军进行劝导和警告，稳住了局势。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罗佩金与朱朝瑛商量，将新军全部调去参加北伐。10日，罗佩金和朱朝瑛在道署召开新军北伐的会议，当场将李镇邦、龚裕和枪毙，其余骨干郭耀然、张志江等20余人被押解到昆明处决。新军全部调到昆明改编，编入第1师北伐援川，李植生大队留驻蒙自，委任何国钧为蒙自道尹，滇南稳定。

　　（二）赔偿

　　蒙自兵变，希腊哥胪士洋行、意大利商人所办嘉歌比果洋行、德国商人所办士波顿洋行、法国芷村安西尼亚酒店等洋行遭到抢劫；希腊商人热呵里·玛朵斯、惹尼得斯，中国苦力梁有才，在逃跑中被误伤，杨小发死亡。事件平息后，法驻蒙自领事伯玮、意大利驻蒙自副领事洒郎戴向蒙自道提出索赔，形成蒙自兵变索赔案。

　　1. 哥胪士洋行索赔案

　　哥胪士洋行为希腊商人所办。兵变时房屋被烧，货物被抢。因希腊在蒙自没有设领事，所以由法国驻蒙自领事代该洋行照会蒙自道尹何国钧索赔。提出货物损失61300元（银圆，下同），银箱损失7703.7元，房屋损失15000元，个人用品、动产、杂费、旅行费等损失16435.75元，停止贸易损失30000元，合计索赔130439.45元。双方开议时，何国钧要求对方提供账簿，法方说账簿已被烧毁。为了查清损失确切数据，何国钧请蒙自海关将1911年该洋行报关进口货物、纳税数目详细抄送道署。查清该洋行当年运入货物约合6万余元，由蒙自运往昆明货物2万余元，蒙自实有货物4万余元。同时调查到该洋行买办马子文抄送的该洋行1911年8月、10月、11月出入报表，推算出该洋行损失货物最多为15000元。续议时，何国钧出示上述证据，并审定房屋损失为9000元，旅行费9000元，动产及个人物品2500元，银箱等其他损失13450元，五项合计48950元。何国钧正式复照法领事伯玮。伯玮不顾事实，要求非赔偿所提出数字的一半不可，并于当晚复照何国钧，称已将此案移送法国驻中国公使在京办理。何国钧也将调查情况、谈判情形形成书面报告，并以中文、法文呈报省军都督府，转呈外交部。1915年，外交部与法国公使议定，赔偿哥胪士洋行40545元，结案。①

　　2. 嘉歌比果洋行索赔案

　　嘉歌比果洋行为意大利商人所办。兵变时洋行被劫，兵变平息后意大利驻蒙自副领事洒郎戴于1912年2月10日照会蒙自道尹何国钧，索赔37292.37元。何国钧经过调查后，于3月10日在意大利领事馆开议。双方在两个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流水账与“大簿”不符，中方坚持以流水账计算，意方坚持以“大簿”计算；二是所列运费浮报过多，中方坚持以核实数为准，意方坚持以所报数为准。达不成协议，洒郎戴即到昆明与省交涉，何国钧亦将全案呈报省军都督府核办。洒郎戴多次与省交涉，无果，又回蒙自办理。何国钧请蒙自海关将该洋行当年报关进口货物及纳税数目抄送道署，并且密令碧色寨火车站站长叶崇炳将该洋行由河口运往蒙自货物的数量及运费列表做证。一面将该洋行劫余货物逐一清理。查明该洋行当年进口货物38900余元，售出及赊欠货物等36100元，实际仅损失货物2800元，加上银柜现金100元，以及其他损失，合计损失4900元。何国钧照会意领事，洒郎戴复照抗辩，并称“务须达到原索赔三分之二”。何国钧再次与洒郎戴面商，商定按折中赔偿6000元，了结此案。但该洋行坚持不接受，要求按索赔数的三分之二赔偿。何国钧据理驳回，中止谈判。①

　　3. 士波顿洋行索赔案

　　士波顿洋行为德国商人所办。兵变之时，士波顿洋行亦被掳，稍有损失。当时德国在蒙自尚未设立领事馆，事件之后德国驻中国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索赔，并要求保护好旅滇德国公民。省军都督府令蒙自道尹调查清楚并予以赔偿。外交部将德国大使索赔情况电传云南省。后来，因蒙自兵变所涉各案交涉停顿，此案便被搁置。②

　　4. 安西尼亚酒店索赔案

　　安西尼亚酒店系法国商人安西尼亚在芷村开设的酒店。蒙自兵变的第二天晚上，当地游民趁乱抢劫该酒店。1912年2月15日，法国驻蒙自领事伯玮照会蒙自关道，索赔29850元。蒙自关道何国钧以“芷村非通商口岸，按约外国人不得居住和营业，且该店开设后，迭经前后官吏照请勒令停业有案，此次该店被劫，以为安西尼亚自任其咎，本省政府当然不能担负赔偿责任”，复照伯玮。同时何国钧派人调查，查明在蒙自兵变前安西尼亚已将物品及衣物先装14大箱交铁路公司运至越南老街狄逢家中收藏。开议时，何国钧出示调查所得证据。伯玮谓“此事若实，则浮冒之咎，吾不汝容”。伯玮派人调查后又称：“所寄之件多系铜瓷器皿，未经列入失单之内”，不顾事实证据仍然强辩。但因云南光复时，有保护外国人在滇财产生命安全的宣言，何国钧决定给予安西尼亚抚恤金5000元。伯玮坚持非按索赔数赔偿不可。何国钧以其索赔数目毫无根据，以最后通告形式，通知对方给予5000元抚恤金。但伯玮复文抗辩，何国钧仍坚持只给予抚恤金。最后，法方是否接受，不详。③

　　5. 热呵里·玛朵斯等人误伤索赔案

　　蒙自兵变当晚，驻蒙自的希腊商人热呵里·玛朵斯、惹尼得斯、弥尼亚地斯、鲁耶、里呵朵等人，携带鸟枪3支，分乘铁路手摇车2辆，由中国苦力梁有才、杨小发、杨洪兴、史小二4人推行，准备沿滇越铁路去越南老街。热呵里·玛朵斯等人行至黑龙潭90号山洞时，听到蒙自城里枪声激烈，便不想继续前行，下手摇车徒步沿铁路往回奔，乘后一辆车的里呵朵看到前边来人，以为遭遇土匪，立即开枪射击，热呵里·玛朵斯大声呼叫“别开枪”，里呵朵听到喊声才知误会，但为时已晚，热呵里·玛朵斯、惹尼得斯、鲁耶中弹受伤，苦力梁有才受伤，杨小发当场死亡。第二天凌晨6点，热呵里·玛朵斯等人行至黑龙潭火车站，乘货车到越南老街医治。黑龙潭车站铁路巡官得知此事后，即率巡警1名沿铁路调查，至碧色寨车站，苦力杨洪兴尚留在碧色寨，便立即传讯。情况调查清楚后，巡官将调查情况报告蒙自道署，并将杨洪兴送交道署复讯。后来从热呵里·玛朵斯和杨小发身上取出的弹丸，也证明是鸟枪子弹。

　　1912年3月27日，法国驻蒙自领事伯玮照会蒙自关道，要求给予恤偿：热呵里·玛朵斯25000元、惹尼得斯12000元、鲁耶2716元，弥尼亚地斯在途中不知何故微受刀伤，亦请恤偿1000元，合计40716元。蒙自道尹何国钧以彼等虽系误伤，然为蒙自兵变逃走，黑夜受伤，同意给予抚恤：热呵里·玛朵斯5000元、惹尼得斯1100元、鲁耶1000元、弥尼亚地斯300元，合计7400元，复照法领事。伯玮初有允意，后又翻议，提出非得25000元方能了结。何国钧坚持不让步，伯玮便将此案递送北平办理。最后如何了结，不详。